

桂苑

刊头书法 侯荣康

■ 风调雨顺(国画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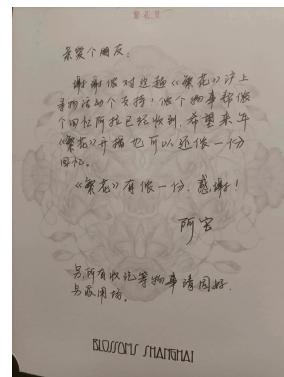
黄雨金



去年最后一天,打开当天的《新民晚报》电子版,其中星期天夜光杯上刊出了一篇《胡歌<繁花>里有我的一段人生》,看到饰演“阿宝”的演员胡歌有一幅“墨宝”在版面上,于是我马上记起在2020年8月5日《新民晚报》曾刊登的一条消息:“为更准确还原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的时髦气韵,王家卫《繁花》剧组委托上海繁花里‘阿宝先生’于《新民晚报》刊登寻物启事,向全社会征集与90年代上海有关的老物件。”不过,寻物启事“第七条载明:能力有限,拒不接受活人活物。”真的太好笑了,之所以有这个注意事项难道是怕群众太热情寄过来一个大活人吗?剧中阿宝的扮演者胡歌也参与了征集活动,并向剧组捐出他妈妈结婚时购入的缝纫机。我平时就好收藏,于是马上行动起来,在家里找出了多个老物件,并拍

《繁花》“阿宝”的来信

□ 马蒋荣



了照片发给了《繁花》剧组的电子邮箱。很快剧组给我回复,他们选中了我其中一个老物件和围绕这个老物件所发生的故事。于是,我给剧组发去了刊载在2011年1月9日《新民晚报》星期天夜光杯“民间收藏”上的《三本股票认购证》版面截图、文本和三本1992年股票认购证每一页的照片。

到了当年11月,《繁花》剧组发给了我一个快递

崇祯十四年(1641年),文定公安葬在当时上海县城西十里开外的三河交汇处(即现在的上海徐家汇光启公园),由于徐氏子孙守墓、居住、繁衍生息,加上社会经济的进步发展和宗教的兴起,城市的变迁,大量人员的迁入后,这一带逐步从“徐家湾”改名为“徐家汇”。

文定公出于爱国忧民的热忱,怀着宗教的悲悯情怀,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,利用西方先进的科技帮助国家逐步富强起来,使天下的黎民能够“丰衣食,绝饥寒”。

他认为“富国必以本业”,他开辟农庄,身体力行,参用当时比较先进的太西农、水利技术,认真总结了农业种植、引种、水利等方面经验,编撰多部农著,不仅提出了与农事行之有效的见解、

光前启后耀千秋(下)

□ 徐承熙

方案,而且对农业在国家中所居地位,国家应采取什么相关政策,提出了系列政治主张,他编撰的中国古代最为完整的农业百科全书——《农政全书》,就集中体现了先祖的这种思想。谨举二例:先祖综述了历代备荒的议论、政策,分析和提出了应采取的政策措施,并特别介绍描述了荒年可资充饥的草、木、野菜、树皮甚至粘土等,而这一切有的均经过他本人亲口尝试之后才列入的。对当时的朝廷命官,要做到这一点,应是难能可贵的。另外,他大力宣传引种甘薯这一事实,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甘薯成了农民救

荒的法宝,相当程度缓解了当时农村受灾的程度。有资料表明,自从明末甘薯被大面积推广引种后,中国人口呈现出实质性的增长。

在算数领域,他与意大利著名传教士利玛窦合译了《几何原本》前六卷,可以从另一侧面看到他与众不同的、极具前瞻的科学目光。文定公对《几何原本》评价颇高,认为“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”,坚信“窃意百年之后,必人人习之”,认为几何是“无用为用,众用所基”的科学。事实证明这种远见卓识,远领先于同时代的学者,也对后世这门学科的发展和推广,起到至为重要的作用。史实证明,300年后,几何学的确成为新学教育不可或缺的学科。徐、利合译的《几何原本》,一次成功,翻译之精准、无出其右,被称之为“字字精金美玉,是千古不朽之作”。

晚年,先祖主持历局工作。修撰了《崇祯历书》(即沿用至今的农历),其中的二十四节气,对农业生产起到重要的,也十分形象的指导作用,至今还是农村农作时令的主要参考之一,也是城市人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历书的修撰也起了“示范”作用,促进了明清之际学习西方科学潮流的形成。先祖在晚明历法改革中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组织领导才能:机构设置、管理体制

的建立、资金的计划与使用、仪器的制造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选译,特别是不拘一格选用科学技术人才等方面,都表现出高瞻远瞩的科学眼光和高度的爱国热忱!

先祖文定公的贡献,寥寥数笔是难以穷尽的。

文定公之所以在诸多领域有如此突出的建树,我想与他聪颖天分外,那种以社稷、黎民百姓为重的坚韧信念也是密不可分的。另外,他充满着对新事物特有的见解、兴趣和爱好,勤于咨询,不耻下问,随闻随笔,一事一物,必讲究精研,不穷其极不已,实在值得我们后辈好好汲取和学习!那种“一物不知,儒者之耻”的求知精神,那种善于破除陈见,杂采众家,兼出独见;那种精谨的归纳、演绎、总结;那种一丝不苟,极为严谨的科学大家风范,不就是留给我们后代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吗?这不就是现在社会需要大力倡导和推广的吗?

先祖徐光启是学习、思考、实践、总结的一生,是倡导知识“经世致用”实用思想的一生,他留给后世的不仅仅仅是《农政全书》《崇祯历书》《几何原本》《徐氏庖言》等一系列博大精深、堪称近代科学史上起着“坐标”作用的著作和译著,而且,他在研究实践中所开创的路线、方法,所站立的高度,以及那种高屋建瓴式的学术风格,更闪烁着灿烂的光辉,给予我们后人极为丰富的启迪!

(作者系徐光启第十三世孙)

我与书法结缘

□ 吉卫平

那年初秋时节,我走进了凌云街道社区学校研习书法。

宽敞明亮的教室,墙上挂着的以及透明的玻璃桌面下,摆放着学员们书写的篆书、隶书、行书、楷书、草书等各种不同体式书法及绘画作品。不乏有临摹王羲之、欧阳询、颜真卿、柳公权等众多杰出书法家笔法的作品。顿时为中国书法有着数千年中国传统艺术魅力而叹服。

曾先生是授课老师。先生教学严谨,不辞辛劳,循序渐进,深入浅出,为人谦恭。在批作业时的研墨挥毫,点、横、撇、捺都按帖的要求做。即便是在寒暑假里,先生不厌其烦地在视频里为学员们批改作业,书写楷字,技法纯熟,例字堪丰。班级中的学员多为古稀老人,其中还有残疾人,他们克服眼疾、腿疾带来的种种困难,坚持练习,互帮互学蔚然

中国书法被誉为“无言的诗,无形的舞,无图的画,无声的乐。”书法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。